



心理腫瘤服務之2： 哀傷的未亡人

文／心理腫瘤個案管理師 鄭婉云

每天如一日，我又去病房收困擾溫度計，書記急忙跑過來說，一位林女士有情緒方面的問題，困擾指數7分，原因是先生過世未久，所以一直很難過。

林女士住5人房，床位靠洗手間，女兒陪著她。我向這對母女打聲招呼表明來意，輕聲確認她的困擾。她說：「我昨天一邊填困擾溫度計一邊哭」。我問能不能在會談室單獨跟她談談，她點頭同意，我便帶她到位於同一樓層的會談室。談話從關心她的健康狀況開始，她罹患乳癌，這次入院準備做化療，目前別無不適。接著，我問她現在的心情如何？

照顧他的那些年，我心裡很不甘願

她回答：「當然不好，我先生剛過世，這次住進來的場景就跟我先生之前住在這裡的時候一樣，讓我觸景傷情。他7、8年前就得過口腔癌，之後復發，今年11月3日走了，孩子還小，不過很懂事。」到目前為止，情緒平穩。

「妳自己的身體也不好，當初要照料先生一定很辛苦。」

「無論如何他都是我先生，再壞也要照顧到底。」情緒平靜。

「聽起來，所謂的壞是指？」

「我先生還沒得口腔癌之前就有外遇，幾乎沒在顧家，孩子好像沒有爸爸一樣。但我不敢跟孩子說爸爸外遇，怕她在同學間抬不起頭來，只好騙說她爸爸在大陸上班。後來他發現得了口腔癌才回家，這段期間都是我在照顧他。」

「妳很大度，願意重新接納他又照顧他。」

「才沒有咧！我很開心，他會這樣是現世報。我內心十二萬分不願照顧他，但是我要凸顯我是好媽媽，好妻子，我擔心我家的問題被任何人知道」。

「妳這樣一定很辛苦！」

「那些年我照顧他的時候的確很不甘願，一部分是他的病拖了很久，我總是想著怎麼不死一死算了。」表情氣憤。

「然後呢？」



現在我常問自己，為什麼會心痛？

「當他病情慢慢惡化，在醫院進進出出，我看著他愈來愈虛弱，連吃也不能吃，簡直就不是個人了！要說話也說不出來！我突然覺得心痛。我反覆問自己為什麼會心痛？我不是早在他外遇的那一刻就死心了，我不是希望他死掉算了嗎？為什麼他死到臨頭了，我卻渴望上天再給他幾天時間，讓我們母女跟他好好相處？」她低頭凝視地板。

「所以，妳開始反思妳跟他之間的關係及過去的情感是不是？」

她點頭

「妳反思後的結果是…？」。

「我後悔！我後悔啊！（搗著臉痛哭）丈夫再壞也是自己的，也是我過去的選擇。我懊悔到臨終那一刻，我都沒有勇氣告訴他，我原諒他了。我會不會讓他帶著遺憾離開人間啊！」。

如果他回來了，我想告訴他…

「如果你的先生回來了，就坐在你前面的那張椅子上，你想跟他說什麼或做什麼？」

她擦乾臉上的淚水，吞了一口口水，望著前方的椅子，接著突然撲向那張空椅子，就好像他先生坐在上面一樣。她淒厲的哭著、喊著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我對不起你…，其實在你走之前我就已經原諒你了，但是想到你拋妻棄子，又嚙了回去。現在你斷氣了，我想說也來不及了！」。

「妳有信仰嗎？」。

她哭著說：「有，佛教」。

我問現在有什麼話想對先生說？

「我已經不恨你了，我希望你能跟著菩薩到極樂世界去，我跟女兒會好好活下去。」。

「還有嗎？」。

她緩緩爬起，坐到原本的那張椅子上。沉默了30秒，我問：「你現在的感覺是？」。

「我從來不知道我可以用這種方式表達我對他的歉意。這些念頭壓在心上快一個月，自己又生病，現在心情舒坦了，也可以好好做治療，不會一直沉溺在哀傷中。」

後來，我扶她回病房。我讓未亡人對亡者表達情感，面對過去，走向未來，這就是心理腫瘤服務的價值所在。☸